

社会信任网络影响中小企业 非正规融资的实证分析

余伯明(副教授)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贸易经济系, 南宁 530007)

【摘要】在欠发达的金融市场中,非正规融资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获得非正规融资的能力和水平有别于正规融资,社会信任网络内含的网络规模、强关系、弱关系、网络密度等因素对中小企业融资可获得性有重大影响,企业主的社会信任网络环境对企业非正规融资起着决定性作用,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小企业; 社会信任网络; 非正规融资; 实证分析

一、社会信任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的影响

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与难点。基于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融资风险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小企业很难得到正规金融组织的信贷支持。尤其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往往更多地选择非正规融资方式,且非正规融资的数量规模远大于正规融资。

在非正规融资市场,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的难易、融资成本、数量规模以及风险收益各不相同,而中小企业的

社会信任网络能力和水平是决定其非正规融资的核心因素。社会关系网络是组织间为了有效实现优质信息转移、获取互补资源、共享知识等而建立的介于市场交易与组织层级之间,注入契约、相互信任、授权等形式而建立的相互紧密联结的嵌入性互动关系(Williamson, 1979)。可以说,连接社会关系网络群体的桥梁就是信任。因此,可以把信任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结合起来诠释社会信任网络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的影响。

尽管社会信任网络不属于正式组织范畴,不同于正

其融资可得性具有促进作用。

根据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主与政府的关系、集群中小企业信誉度、集群中小企业的合作程度、企业的信用等级与中小企业集群融资可得性的相关系数依然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且P值较为显著。模型调整后的 R^2 为0.422,说明进行变量替代后的模型拟合优度仍然良好,构建的模型通过了检验而且是稳健的。

六、结论

本次调查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绍兴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了社会资本对集群内中小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亲属网络层、产业网络层以及社会网络层三个层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进一步科学界定社会资本涵盖范畴将是下一步研究方向。

同时,由于受到综合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等影响,地域发展差异比较明显。绍兴地区位于沿海地带,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良好,城市化进程快,但是难以代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这使得所选的调查对象代表性不足。下一步应扩大样本量,对中西部地区和东部中小企业集群融资可得性进行比较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魏守华.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以及策略研究——以嵊州领带产业为例[J].财经论丛,2002(5).

陈建国.集群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趋势实证分析——以绍兴为个案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09(32).

吴小瑾,陈晓红.基于社会资本的集群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3).

李凯,李世杰.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结构研究与实证[J].管理世界,2004(12).

吴小瑾.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机制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8.

丁孟春,李泓欣.基于供应链的中小企业集群合作[J].工业技术经济,200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与供应链金融对接:运作模式创新、协同收益分配及契约风险控制”(编号:14YJA630062);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浙江省民间资本与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对接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编号:2014C35044)

式组织中的层级关系,也有别于依靠市场建立的标准交换关系,但是这种基于信任和互动关系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实现信息交换和资源流动。在这种信任关系的契约下,能形成较好的社会网络及行为规范。网络成员间共同遵守同一规则,或维持契约变更的规则。在网络领域内,诚信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制衡作用,从而使市场行为得以有效延续。因此,以社会学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信任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小企业社会信任网络影响因子展开实证分析,对于发挥社会信任网络资源作用,提升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效益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小企业社会信任网络影响因子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南宁、崇左、桂林、百色、贺州、贵港等6个地级市的95家中小企业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有关社会信任网络的调查数据。样本企业产业分布包括电子、机械、冶金、化工、建材、服装以及商贸等多个行业,有高新技术企业,也有传统的生产流通服务产业。

由于社会信任网络本质上是互惠共同体,有着共同的信任和规范机制。因此,本文拟选取反映企业主社会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异质性、网络强度以及网络规范五大方面共24个指标,对企业主社会信任网络进行定量分析。企业主对社会关系人的社会信任程度、社会规范的评价由低至高,分别用1~6进行赋值(赋值表略)。

(二)数据分析

在采用因子分析法对95家样本企业主的社会信任网络与融资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判别因子变量间是否存在公共因子。将样本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信任各数据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自变量样本数据的KMO测度值为0.712>0.7,且Bartlett球体检验概率Sig.为0.000,小于0.05,说明问卷中的数据指标间有较强的相关性,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方差分解表(表略)中,特征值大于1且方差贡献率都大于5%的因子有7项,即在24个指标中萃取7个因子,这7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872%,这说明7个因子能够解释所有原设计自变量的72.872%的信息,涵盖了绝大部分的数据信息。由于因子负载的绝对值决定了因子对所代表的原始指标变量的解释效果,且通常认为负载绝对值大于0.63时,所选择的因子很好。为了解释因子,需要对企业的社会信任网络因子负载矩阵进行旋转,

本文选用0.660作为解释因子的分割点,旋转后的输出结果见表1。

表1 旋转后的负载值表

序号	社会信任网络指标	Component(因子)						
		1	2	3	4	5	6	7
1	密切亲属数量	0.446	0.216	0.242	-0.057	-0.029	0.143	0.662
2	密切朋友数量	0.401	0.337	0.592	-0.178	-0.129	0.149	0.185
3	社会公益活动	-0.151	0.664	-0.059	0.334	0.200	0.452	-0.112
4	加入协会情况	0.188	-0.057	0.226	0.108	0.404	0.120	-0.625
5	父亲职业	0.049	-0.103	0.031	0.796	-0.022	0.060	-0.252
6	母亲职业	-0.114	-0.171	0.123	0.848	0.095	0.128	0.067
7	对密切朋友的信任	0.862	0.228	-0.196	0.042	0.035	0.014	-0.084
8	对普通朋友的信任	0.041	0.854	0.200	-0.226	0.062	-0.026	-0.038
9	对生人的信任	0.036	0.878	0.121	-0.137	-0.074	-0.027	0.127
10	对业务往来企业主的信任	0.491	0.598	0.188	-0.040	-0.196	-0.164	0.249
11	对亲人的信任	0.877	-0.091	0.054	-0.027	0.174	0.012	0.023
12	密切亲属的最高行政级别	0.033	-0.006	0.347	-0.261	-0.170	0.701	-0.187
13	密切朋友的最高行政级别	-0.027	-0.048	-0.095	0.235	0.064	0.857	-0.030
14	密切亲属的财富状况	-0.017	0.139	0.793	0.125	-0.093	-0.038	-0.085
15	密切朋友的财富状况	0.037	0.138	0.412	0.489	0.035	0.603	0.058
16	银企关系	-0.299	-0.125	0.312	-0.333	0.394	0.008	0.322
17	与密切亲属关系	0.198	0.412	0.125	0.145	0.725	-0.076	-0.091
18	与密切朋友关系	0.058	-0.051	-0.150	-0.112	0.748	-0.087	-0.137
19	与业务往来企业主关系	-0.062	0.382	0.717	0.095	0.266	0.126	-0.170
20	与普通朋友关系	0.125	-0.186	0.099	0.219	0.600	0.249	0.234
21	是否得到亲友资金帮助	0.572	-0.306	0.088	-0.284	-0.244	0.204	0.158
22	是否给予亲友资金帮助	0.786	0.047	0.160	0.086	0.340	-0.123	-0.180
23	债务纠纷常用的解决方法	-0.173	-0.050	-0.352	-0.120	0.186	-0.325	0.656
24	偿还贷款态度	-0.060	0.272	-0.389	-0.062	-0.115	-0.252	0.018

从旋转后的负载值表(表1)可知,因子1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为企业主对密切好友的信任、对亲人信任及是否给亲友帮助三个项目中,这种信任是来自于“自己人”,该因子可以命名为强关系。因子2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对普通朋友以及生人的信任、社会公益活动等项目,主要反映企业主的普通信任关系,可以命名为弱关系。因子3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密切亲属的财富状况、与业务往来企业主关系两个项目,这些关系是企业主资金的主要来源,可以命名为利益网络。因子4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父亲职业、母亲职业两个项目,显示企业主的关系网络的核心,是企业主最稳定、长久的关系,可以命名为先赋资本。因子5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与密切亲属关系、与密切朋友关系两个项目,主要显示企业主对与自己密切关系的互动频率,可以命名为网络密度。因子6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密切亲属的最高行政级别、密切朋友的最

高行政级别两个项目,主要显示了企业主关系网络内亲朋好友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因而命名为网顶。因子7上有显著载荷的变量是密切亲属数量,主要反映企业主的关系资本的多寡,可以命名为网络规模。

(三)变量选择

为进一步测定社会信任网络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回归分析模型。以社会信任网络为自变量,用符号F表示;因变量为是否获得融资,用符号Y表示;其中,Y=0表示没有获得融资,Y=1表示获得融资,该变量为0/1二分类变量。

在自变量中,自变量F₁为强关系的因子得分。一般而言,强关系能形成高效的资源和信息分享机制,获取各种融资的能力强。自变量F₂为弱关系,反映来自不同网络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信息沟通,能够为企业提供异质性的融资信息和融资机会,能促进企业获取稀有资源和正规融资,从而减少对非正规融资的需求。自变量F₃为利益网络的因子得分,密切亲属及业务交易是网络中最有价值的资源,且亲属的财富越雄厚,商业信用程度越高,企业获得信贷的比例和数量越大,越能满足企业主对各种融资的需求。自变量F₄为先赋资本因子得分,其中父母是企业主情感及创业最有力的支持。在借贷关系中,父母比兄弟姐妹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自变量F₅为网络密度的因子得分,反映企业主与交往对象相互了解和信息对称的程度。一般而言,与亲朋关系越好,在信任网络中相互的信息越对称,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从而就会减少对非正规融资的依赖。自变量F₆为网顶的因子得分,说明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具有积极作用。自变量F₇为网络规模的因子得分,反映企业主的关系资本的多寡,影响到企业主的关系网络的大小,与网络密度对融资的影响一致。

上述7个变量指数的符号及其对融资可获得性的可能影响方向如表2所示。

(四)社会信任网络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可获得性的影响

通过 Binary Logistic 模型,分析社会信任网络各因子对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以社会信任网络作为自变量,利用 SPSS 工具采用针对二分类变量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采用 Backward- Conditional 进行变量筛选,剔除小于规定标准的变量,最终运行结果见表3、表4。

在最终的回归模型中,剔除不符合规定标准的F₁、F₄、F₅、F₆、F₇变量,将符合标准的、显著的变量保留在模型中。因此,根据由这些具有显著性的变量所组成的模型在整体上是显著的(α=0.05)。由此建立的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为:

$$\text{logit}=0.933-0.692F_2-0.469F_3$$

表2 模型中的变量含义及可能影响方向

变量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影响方向
因变量	融资可获得性	Y	2009~2012年企业是否获得融资及其经营资金是否主要来源于融资(是=1,否=0)	
自变量	强关系	F ₁	反映对最亲近朋友、亲人的关系等的因子得分	非正规(+)
	弱关系	F ₂	反映对普通朋友、生人的关系、社会公益活动等的因子得分	非正规(-)
	利益网络	F ₃	反映密切亲属的最富有财富状况、与业务往来企业主关系等的因子得分	非正规(+)
	先赋资本	F ₄	反映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等的因子得分	非正规(+)
	网络密度	F ₅	反映密切亲属关系、与密切朋友关系等的因子得分	非正规(-)
	网顶	F ₆	反映密切朋友的最高行政级别、密切亲属的最高行政级别等的因子得分	非正规(+)
	网络规模	F ₇	反映密切亲属数量因子得分	非正规(-)

表3 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 Binary Logistic 分析结果

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B)
F ₂	-0.691	0.184	14.067	1	0.000	0.501
F ₃	-0.462	0.233	3.933	1	0.047	0.630
Constant	0.933	0.289	10.448	1	0.001	2.543

表4 剔除变量后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变量	Model Log Likelihood	Change in -2 Log Likelihood	df	Sig. of the Change
F ₂	-53.932	17.598	1	0.000
F ₃	-47.439	4.612	1	0.032

通过以上模型可知,弱关系、利益网络两个自变量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其系数都为负值,说明弱关系与预期的假设影响方向一致,而网络利益与预期的假设影响方向不一致。

(五)结论

1. 弱关系与利益网络两个变量的影响显著,并呈负向关系。关系是对普通朋友、生人的关系。由于网络成员来自于不同领域,具有异质性,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资源,使得中小企业获取正规融资比例提高,从而减少了对密切亲属的财富以及对业务交易对象关系的依赖。利益网络与预期的假设影响的反向关系说明密切亲属普遍不富裕,或者是亲属间借贷不普遍。此外,在区域内,供应链环节中的企业间缺乏信任,导致企业间的借贷不普遍,因而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低。

2. 强关系、先赋资本、网络密度、网顶和网络规模等对非正规融资的影响不显著。一般而言,强关系、先赋资本

和网顶对企业的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会产生正向影响,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因子对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具有负向影响。而本文通过对样本企业的回归分析得出这五个变量对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主要有:

(1)在中国社会里,血缘、亲缘和地缘所形成的传统信任网络在信息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上,较弱关系具有优势。但随着企业主逐渐成熟,其阅历及社会交往得到了持续扩展,企业主的社会网络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信任关系对非正规融资的影响逐渐减弱。

(2)在企业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其父母的职务以及亲朋好友的身份与政治地位、财富状况联结着不同的社会资源,并决定着企业主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整合,其影响程度取决于财富多少及社会影响力大小。

(3)非正规融资常常发生在特定范围且具有“嵌入”性。本文选择的样本企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地级市属中小企业,其非正规融资的范围多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近年来,广西的民间借贷虽然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但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区域资本市场发展滞缓,二元金融格局特征凸显,非正规融资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低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水平。

3. 结果的局限性。对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社会信任网络方面的因素,还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本文选择负载绝对值为 0.660 作为解释因子的分割点,负载绝对值低于分割点的因子都被排除在回归分析模型之外,如紧密型朋友的数量、密切朋友的财富状况、偿还贷款态度等因子未能作为主因子对融资可获得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基于社会信任网络的非正规融资的对策与建议

1. 构筑与法律法规体系衔接的社会信任网络。影响个体经济行为决策的法律和社会信任网络属于典型的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制度,两者具有不同的适用环境、合作机制、经济属性和成本结构秩序,对企业融资行为选择有着不同的影响模式。我国正处于向规范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尚没有完全确立,既有公开化的法律制度规则,又有隐蔽性的社会信任网络的关系规则,法律与社会信任网络之间的共存和互动存在于每个经济行为中。在企业融资环节,制度化信任与正规融资、社会信任网络与非正规融资相对应。因此,在非正规融资活动中,企业只有遵守法律和社会信任网络规则,才能实现融资的可获得性。

2. 建构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信任网络。从社会信任网络发展特征看,社会信任网络可分为传统社会信任网络与现代社会信任网络。传统社会信任网络往往是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核心,是一种“由亲而信”的信任关系,具有“差序格局”的结构特征,其网络呈现闭

合状态,具有网络同质性高等特点。传统社会信任网络虽简化了借款程序与手续,增进了企业间的交易与合作,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其作用力仅限于一个乡土社会或熟人社会。随着企业的业务扩张,企业家的交往范围及活动空间将得到大幅提升,其关系结构网络也将发生变化。企业家需要构建一种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新型社会信任网络,这种网络将更多地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网络将呈现更多异质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征,更适合于陌生人社会,并逐步向正规融资靠拢。从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捕捉商机,嵌入不同的社会信任网络并实现网络资源的整合,是企业构筑信任网络的目标所在。因此,对于企业主来说,更应该关注社会网络平台的建设与发展,并通过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等维度来发展社会网络关系,获取更多的信贷资源,提升融资可获得性的。

3. 优化信任网络结构,提高企业资金可获得性的能力和水平。一般而言,较高阶层地位和声誉背景的企业主能够拥有更多的金融和社会资源,实现资源的整合与能力提升。在依托血缘关系的亲戚朋友之间,依托业缘关系的上下级和合作伙伴之间,依托地缘的政府管理机构和社会服务网络之间,各种类型社会关系的互动所形成的集合才是经营活动的根本特质。随着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主的社会信任网络在网络密度、层次和结构等方面将得到更大的发展,社会信任网络不断丰富和提升。要维系企业主在社会信任网络的主体位置,需要企业主扩大和拓展其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断调整优化、提升其社会信任网络结构,并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权力,实现社会信任资源的积聚和扩散,巩固和扩充其影响社会信任网络的规模和强度,进一步提高企业资金可获得性。

4. 构建非正规融资与正规融资协调发展的社会信任网络。伴随着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有限的个人关系网络资源难以满足企业做大做强需求,企业主必将进一步拓宽其融资途径与渠道,获得更有保障、成本风险更低的正规融资。这就需要中小企业将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纳入企业主的社会信任网络之中。在与金融机构的关系互动中,企业主可以选择强联系,即企业主须根据银行贷款条件,调整自身的审贷信息提供机制和完善担保品,通过多次借款活动以及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次博弈,将其纳入自身的社会信任网络体系,最终实现中小企业非正规融和正规的双向融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主要参考文献

高山,高玉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调研[J].财会月刊,2013(6).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13 年度课题“社会信任背景下的中小企业债权融资理论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3BGL002)